

赵宋王朝

【第五部】

九岁即位，新党执政，推行新法，
却仍是北宋最短命的皇帝。

李之亮 著

少年天子

宋哲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赵宋王朝」第五部

少年天子

宋哲宗

李之亮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天子宋哲宗 / 李之亮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399-6107-1

I. ①少… II. ①李… III. ①宋哲宗(1077~1100) — 传记 IV. ①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1630 号

书 名 少年天子宋哲宗

著 者 李之亮

责任编辑 孙建兵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52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107-1

定 价 4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赵宋王朝》是一部真实详尽地展现有宋一代三百余年历史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起于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元年(公元955年),止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经过高度的艺术加工和锤炼,将这一王朝十八代皇帝、数百位臣僚、各阶层百姓的风云叱咤、悲欢离合再现给读者。《少年天子宋哲宗》是全书的第五部。

本书以宋朝第七代皇帝赵煦在位的十六年(1085—1101)为经,展现这段历史的风云变幻。元丰八年神宗死后,九岁的长子赵煦即位,因年纪太小,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神宗在位时,高氏严格恪守皇家规矩,绝不干预朝政,但她对熙宁变法及疆土西扩并不赞成,对王安石大肆贬谪朝廷大臣,更是感到十分惋惜,所以她垂帘后,立即将闲置在洛阳十五年之久的老臣司马光召回朝廷,委以重任,同时将顽固坚持熙丰新政的蔡确、章惇、张璪等人先后贬出京城。不料司马光执政不足一年便溘然长逝,高氏继续任用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刘摯等旧臣,革除熙丰新政留下的弊端。八年后高氏病逝,年轻的哲宗赵煦在一班大臣的蛊惑下,决意恢复熙丰新政,于是章惇回到了朝廷,并很快执掌了大权。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成员之一,他掌权后,立刻全面彻底地否定了太皇太后高氏、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主张,重新施行熙丰新政,使朝廷政策在几年之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如此,章惇、曾布、邢恕、蔡卞等人还沆瀣一气,对元祐大臣残酷打击,甚至不惜捏造太皇太后高氏曾有废新君、立昌王的大罪,妄图将元祐人一举全歼。哲宗后期,元祐大臣遭到前所未有的迫害和打击,连高氏所立的皇后都未能幸免而被废,有些元祐大臣甚至在贬窜岭南之后又遭暗杀,废后孟氏也险遭不测。哲宗在位时间虽然不长,却因年纪太轻,善恶难辨,形成了北宋政治经济军事腐败无法自拔的又一拐点。他错误地任用章惇、蔡卞、蔡京等佞臣,此后奸臣当道,最终使北宋走向了灭亡。

全书在结构上依旧注意宏观和微观的把握,在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上面,力求遵照历史的真实。有些小人物,如蔡确的歌妓琵琶姐、苏轼所遇惠州都监之女温超超等,也都于史有征。哲宗第二任皇后刘浆桃,虽然入宫之前有些虚构,但入宫后的所行所止,则基本上是遵照史实来写的。聪明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是合理的虚构,基本上都能看得出来。我写《赵宋王朝》的初衷并不是单纯想写一部小说那么简单,说句读者未必认可的大话,我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希望把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宋朝展示给今天的读者和后来的读者,告诉读者那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最人性、最仁义的朝代,从秦到清,没有哪个朝代在这一方面能和宋朝相比。同时也想告诉读者,任何一种政策或理念,都存在两面性,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尽善尽美。比如宋朝,抑武重文必然造成军队没有战斗力,同时滋长文人阴暗心理的恶性泛滥;而要想国富兵强,又很容易导致与民争利的严重后果,只不过军阀用刀枪抢劫,变法用法律和权力抢劫。我们看宋朝,只能看统治者的宏观执政理念是有否利于广大百姓的生存。这个王朝的光明面远大于阴暗面,就已经难能可

贵了。我在第一部开篇前写下题词说的“世之精粹，人之毓秀，地之灵蕴，天之造化”，主要是针对宋朝的读书人而言。宋朝很多读书人，敢于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倾吐真实的思想和理念，敢于为坚持他们认为的真理舍弃一切。这些社会的脊梁，是我最尊重的“世之精粹”，我写《赵宋王朝》，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讴歌这些人。如果一个王朝里没有一批精粹，所有读书人都变成向皇权献媚的哈巴狗，都成了低下阴暗肮脏自私的伪君子或真小人，这个王朝不灭亡才怪。

借此机会，我还想对读者说一声抱歉，因为第四部和第五部之间，空了三年的时间，可能让关注此书的读者十分失望。我原打算花上五六年时间，集中精力将全书十部完整地奉献给热爱宋朝历史和宋朝文化的读者，但身在体制之内，很多事不是自己想怎么做就能一意孤行的。就在全书写到《宋神宗》时，接到了一项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要求我尽快完成，于是从2007年年末始，只能夜以继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司马光文集的笺注整理工作中。这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将司马光所有诗文一一进行了编年、注释和考证，全书350多万字，相当于《赵宋王朝》前四部字数的总和。然而这件工作的结束，并没有使我立即转回《赵宋王朝》第五部的写作中来，一个规模更加宏大的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再次落到我头上。这部书最初估计500万字左右，2011年10月出版后，核定字数竟高达880万字，比十部《赵宋王朝》的总和还要多100万字。热爱和关注《赵宋王朝》的朋友们可以想象，我一直处在怎样的一种工作状态。讲这些话，只是想请读者理解和原谅我为什么将《赵宋王朝》的完成时限向后推移。如今我的宋朝文献整理校注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即使再有项目，我也不再承担，因为我必须偿还还在关注《赵宋王朝》的读者对我的期待甚至责难，必须对等候我三年多的江苏文艺出版社领导同志和责任编辑做出补偿性的交代。江苏文艺出版社领导汪修荣先生为了把这部史诗性的超大型长篇小说做好，对全书的构思及写作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他的敬业精神，一直鼓励着我竭尽全力把书写好，写精彩，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赵宋王朝》前两部的责任编辑朱建华先生没有来得及将全书编完，因癌症不幸去世，谨在此表示沉痛的哀悼。第三部以后的责任编辑王宏波博士，已经为全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并将继续付出他的努力。宏波同志以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和江南秀士特有的精细，不但对原稿中的笔误一一做了订正，甚至在前后情节的接续、人物称谓的统一、事件时间的精准等方面，都做了不厌其烦的审读。我原以为宏波同志可以继续将后面几部编完，然而工作上的变动，使他无法再做具体的编辑工作，于是社里将这部《少年天子宋哲宗》交到了孙衍同志手中。小孙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且工作精益求精。有这样出色的编辑为本书把关，我心里非常踏实，我想读者也可以放心。

本书付梓之际，补充写这几句。现在第六部也已经写完，如果您依旧喜爱宋朝文史，敬请在2013年年底前后关注本书的第六部《徽钦二帝》。我将和出版方共同努力，争取尽早将十部全部出齐。

李之亮

2012年8月31日

目 录

- 第一回 新皇帝初登大宝 老丞相劳累成疾 / 001
- 第二回 蔡侍郎机关算尽 司马光慷慨陈情 / 011
- 第三回 王丞相因病崩逝 张参政割爱求生 / 018
- 第四回 吴处厚一再受挫 司马光集议新法 / 025
- 第五回 司马光废保马法 曾子宣辞尚书郎 / 033
- 第六回 章枢密小殿发威 范谏议良言规劝 / 042
- 第七回 文彦博高年受命 苏东坡坦率陈词 / 049
- 第八回 刘摯上书弹蔡确 岑探聚众破新州 / 058
- 第九回 宝慈宫郝随受斥 开封府蔡京施奸 / 065
- 第十回 童招讨残杀无辜 小浆桃天涯亡命 / 071
- 第十一回 刘中丞常朝发难 蔡侍郎用尽机关 / 078
- 第十二回 程颐初到崇政殿 高氏探望老相国 / 085
- 第十三回 司马光遽归仙乡 张商英暗中蓄志 / 092
- 第十四回 王岩叟奏弹苏轼 吕公著部署西征 / 101
- 第十五回 吕丞相艰难运筹 游将军轻擒鬼章 / 107
- 第十六回 吕公著小殿求退 苏东坡巧对楹联 / 114
- 第十七回 蔡确再伤吴处厚 苏轼重遭御史劾 / 121
- 第十八回 老丞相执意辞位 小盗贼失手遭殃 / 129
- 第十九回 周春花慈悲为怀 刘浆桃意外得救 / 135
- 第二十回 吴处厚汉阳上书 范纯仁寡不敌众 / 141
- 第二十一回 蔡知州重审岭外 范侍郎黯然离朝 / 150
- 第二十二回 周春花临终揭秘 琵琶姐购得珍禽 / 157
- 第二十三回 浆桃应召入后宫 刘摯一念救章惇 / 164
- 第二十四回 杨御史密下苏州 刘正言犯颜上谏 / 172
- 第二十五回 杨御史回京复命 茹排岸黑手陷人 / 179
- 第二十六回 茹东济害人害己 老太后惦念皇孙 / 184
- 第二十七回 杨狗丢赴官苏州 琵琶姐岭南认命 / 191
- 第二十八回 杨畏奏弹刘侍郎 高氏属意孟家女 / 198
- 第二十九回 刘摯毅然离庙堂 赵煦欣喜得忠慧 / 204

第三十回	赵煦迎娶孟皇后	蔡确失却琵琶姐 / 211
第三十一回	皇帝私赏教坊女	谪臣奇遇柳絮儿 / 219
第三十二回	蔡确重病死新州	苏辙义愤讽杨畏 / 226
第三十三回	苏颂辞官赴京口	高氏受惊病卧床 / 233
第三十四回	苏轼北上知定州	高后安然归极乐 / 239
第三十五回	杨畏轮对荐旧相	冬梅侍寝得内情 / 245
第三十六回	曾子宣意外得用	刘浆桃被迫归家 / 253
第三十七回	刘浆桃出宫入宫	单冬梅得宠失宠 / 260
第三十八回	章侍郎登峰造极	单冬梅魂归泉壤 / 267
第三十九回	杨畏两访章丞相	郝随偶遇周监察 / 275
第四十回	元祐人相继遭贬	绍圣年暗伏杀机 / 282
第四十一回	郝随精心图重位	浆桃顺势为身谋 / 288
第四十二回	张商英献党人策	小天子笔下留情 / 294
第四十三回	吕大忠朝见天子	章丞相埋藏杀机 / 300
第四十四回	章惇曾布暂携手	苏轼朝云永睽隔 / 308
第四十五回	吕大防流放循州	刘浆桃当众受辱 / 315
第四十六回	章丞相又谋新策	荆夫人暗埋祸胎 / 322
第四十七回	沁香殿异味泄密	信丰县冤魂滞留 / 328
第四十八回	陈迎儿严刑招供	文及甫暗泄玄机 / 335
第四十九回	慈安院侍女毕命	同文馆酷吏发威 / 343
第五十回	天子暗访曾枢密	皇后竟贬瑶华宫 / 350
第五十一回	内东门章惇发飙	白鹤观苏轼奇遇 / 355
第五十二回	浆桃探亲回钱府	梁焘南迁别家人 / 362
第五十三回	化州城外现冤魂	大官寺里起阴风 / 370
第五十四回	刘正言循州弈棋	邢中丞莫名遭贬 / 379
第五十五回	浆桃生子封皇后	赵佶成婚添佳人 / 386
第五十六回	小皇子赵茂夭折	大丞相章惇失宠 / 393
第五十七回	张承旨密奏寝宫	童公公献策后苑 / 399
第五十八回	赵煦再访曾布府	童贯暗围瑶华宫 / 406
第五十九回	滴翠宫浆桃反常	睿思殿赵煦患病 / 413
第六十回	隆祐宫郝随入瓮	崇政殿向氏立君 / 420

第一回 新皇帝初登大宝 老丞相劳累成疾

元丰八年三月初六，年仅九岁零三个月的侂儿改名赵煦，身穿特制的小龙袍，在他父皇赵顼崩逝的福宁殿里继承了皇位，成为大宋朝的第七代皇帝。他是被母亲连扯带拽来到福宁殿的，这一天也是他头一次见到这么杂乱闹哄的场景，特别是弟弟佖儿的母亲，也就是翹楚娘娘一头撞在父皇的龙床前，那几声撕心裂肺的长号，竟然把他吓哭了。直到宦者和嬷嬷们把翹楚抬出殿门，他母亲桃夭不停地抚弄着他的头凶子哄他：“侂儿不哭，侂儿别怕，来，快穿上龙袍，你现在是咱大宋朝的皇帝了！”赵煦才渐渐止住啼哭，茫然地看着太医、黄门、嬷嬷、侍女们往来穿梭，恨不得立刻逃离这个乱糟糟的地方。很快，在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和母亲的簇拥下，他离开了福宁殿，回到内东门小殿，接受了几个老臣的跪拜，又听了些他完全听不懂的议论，才跟着老黄门甘昭吉和他母亲朱桃夭离开小殿，来到母亲和他居住了好几年的圣瑞宫。

甘昭吉从怀里掏出几卷墨迹未干的圣旨放在案上一一展开，躬身向桃夭禀道：

“启禀德妃娘娘，老太后吩咐，这几道圣命，必须让皇上亲自画可。”

“什么圣命？”

“先皇帝归天，依照祖宗的礼法和先皇帝的遗诏，老太后应当由皇上亲自册封太皇太后，向皇后册封为皇太后。德妃娘娘诞降圣君，功德齐天，按礼法册封为皇太妃。”

就这样，新朝必需的一应礼仪，都在很短时间内定了下来：首相王珪进封岐国公，担任先皇帝的山陵使；二十七天大丧释服之后，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与新皇帝赵煦一同听政。

一连几天都是阴霾蔽日，这会儿又下起雨来。这场雨下得很怪：按说三月的雨都不会太大，更不会有电闪雷鸣，可今天天刚发亮，很快又阴沉下来，暗得整个儿天空像被一块硕大的黑布罩住了一样，紧接着是一声令人心惊胆裂的炸雷，蚕豆大的雨点儿随之猛砸下来，顷刻之间，汴京城里不少街道都积满了水。雨势刚刚放缓，那越来越细的雨滴竟然逐渐变成了小冰粒子，带着沙啦沙啦的响声落到地上，融进浑黄的泥水之中。这种小冰粒子叫“霰”，一般出现在初冬，哪有春暖花开时还飘这东西的？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天终于放晴了。市肆里重新开张叫卖，百姓也三三两两走出家门，凑到街头巷尾相互议论。按照耆老们的说法，这种反常的天气叫做“阴散阳升”，三十年五十载也难得遇到一回。据说这种天象是既有喜又有忧：“阴散”说的是朝廷中的小人纷纷散去，也有老人说是预示后宫里近日会有贵人升天；“阳升”预示着朝廷很





快会有直道大臣受天帝之命治理天下。可惜这场“霰”下的时间太短，一阳之升怕也不会长久。果然，暖融融的骄阳仅仅逗留了片刻，便重新被阴云遮蔽起来，这种雨雪之后的阴森，让人感到从骨头缝儿里往外冒冷气。

后宫里的陈翹楚终于慢慢睁开了眼，迷离惆怅之中，她看见身边站着好几个熟悉的人，有侍女、嬷嬷，还有小黄门童贯。她最想见到的儿子佶儿，就在童贯怀里抱着呢。

“贵妃娘娘醒了！贵妃娘娘醒了！”站在榻前的侍女又惊又喜地叫起来。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贵妃娘娘！”所有人都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还是那位年纪稍长些的嬷嬷头脑冷静，立即吩咐侍女道：

“快，快去把人参汤端过来！”

一个小侍女飞快地将汤取了过来，递到嬷嬷手里。嬷嬷小心翼翼地凑到翹楚身边，哽哽咽咽地说道：

“贵妃娘娘，你总算是醒过来了！万一娘娘藏在暗处不愿再见我们这些奴婢，小皇弟可……”

“闭嘴！”嬷嬷话没说完，童贯粗暴地喝住，瞪了她一眼，“贵妃娘娘贵体安康，怎么还说这丧气话！”说罢抢到翹楚榻前，将佶儿抱到离翹楚最近的地方。“贵妃娘娘，宁国公喊了娘娘好几天，总算把娘娘唤醒了！”

宁国公是佶儿一岁时的爵位。

翹楚的眼睛越睁越大，眼角儿淌出了泪水。她很想伸手去抚摸佶儿，只是浑身没有一点儿气力，膀子扭动了两下，胳膊还是没能抬起来。停了片刻，责备童贯道：

“不要斥责嬷嬷，她没错。”

嬷嬷得了台阶儿下，连忙凑上前道：“奴婢这张不把门儿的破嘴，该骂，该骂！贵妃娘娘，快喝点儿汤吧，不凉不热的，正合适！”舀起一匙就往翹楚嘴上送。

翹楚微微摇了一下头。

“母妃！”两岁半的佶儿怯怯地喊了一声，“你饿了好几天，嬷嬷喂你，你就喝吧！”

“贵妃娘娘，看在宁国公的面上，你也得喝几口啊！”童贯紧接了一句。

翹楚的身体太虚弱了，她没再说什么，张开嘴一连喝了几匙。不知是汤水起了作用，还是真的缓过了神儿，原本十分苍白的脸上泛起微红，眼睛也显得有神了。她瞅着童贯问道：

“你说宁国公喊了本宫好几天？真的吗？本宫只记得和官家说了几句话就睡去了。刚才听见雷公打了个霹雳火，才醒过来。”

众人都明白，是刚才那声炸雷把她震醒了。

“贵妃娘娘睡下已经好几天了！”

“官家呢？”

嬷嬷和几个侍女齐刷刷垂下头开始唏嘘。童贯低声回道：“娘娘不须惦记，皇上已经在报恩院里安歇了。”

翹楚眼里再次涌出泪水，在已经凹陷的眼窝儿里打转转。她这才恍恍惚惚地记起，几天前赵顼驾崩，她哭得太厉害，一阵痰厥昏死过去，没想到这一昏厥竟然会如此之久。

“童公公，本宫要嘱咐你一件事。”

“贵妃娘娘请吩咐，微臣一定照办！”童贯会意，朝嬷嬷和侍女们摆了摆手，几个人很快出了宫门，只剩下他和佶儿。

翹楚闭了闭眼又睁开，气息微弱地对童贯说道：“本宫自知不会久于人世了，能陪伴先皇帝到九泉之下做伴儿，是本宫求之不得的心愿。本宫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佶儿！”

“娘娘这是说到哪儿去了！娘娘这么说，不是在骂微臣没尽心吗……”

“死生有命，这和你没关系。”翹楚的声音稍大了些，看了看佶儿，又看看童贯，“本宫傻了一辈子，从不愿把别人往坏处想，可这后宫里人情太薄。我本是个穷人家的女儿，朝廷里没有一点儿根基，原来有官家护着还好，如今官家走了，我马上也要随他去了，丢下一个没有父皇又没有亲娘的佶儿，他才两岁多呀……”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千万别这么想！”

翹楚眼窝里满是泪水，执意要说下去，她似乎在与时间争抢，把该说的话在弥留之际都说完：“本宫不求佶儿有多富贵，但求他一生平平安安。本宫走了以后，你务必把佶儿看护好，本宫到了九泉之下，会时时感激你！你如果昧了良心，把他丢进虎口，本宫在地下也会诅咒你！”

翹楚说这话是有来由的，就在赵顼临终前数日，他无意间从一个侍女嘴里听到个荒信儿，说一直在宜香院出家的仁宗爱妃周春花曾对桃夭讲过，赵顼的两个皇子，都是大宋朝的皇帝，这是上天注定的。如今侂儿已经当了皇帝，可他才九岁，如果按照常理，佶儿是不可能做皇帝的。再说周春花说过那些话之后，赵煦又行幸了一个姓林的美人，那林美人肚皮很争气，佶儿一岁多时，林氏也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赵俣。神宗驾崩时，赵俣已经一岁多，而林美人肚子又大了，说不定还要生个皇子呢。她是担心日后万一朝廷发生变故，佶儿会不会遭到桃夭、林美人的暗算。

童贯年纪虽然不大，却是个十分慧黠的人，他听出了翹楚内心深处的隐忧，连忙在翹楚面前表白忠心：

“请娘娘一万个放心，有小人在，宁国公决不会受半点儿委屈的！”接着透给她一个令她非常宽慰的秘密，“娘娘千万别说朝廷里没有一点儿根基，向太后最疼爱的就是宁国公，娘娘还不放心吗？”





赵顼在位的十几年,上有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下有深得宠爱的朱桃夭乃至陈翺楚,似乎很少有夹在中间的向皇后活动的空间,再加上她没有生育,几乎被人遗忘了。好在赵顼临终前,对向氏产生了深深的歉疚和自责,遗诏命他母亲太后高氏和皇后向氏一同听政。在后台待惯了的向氏坚决拒绝,高氏才勉强答应,暂时由她一个人携赵煦登上前台。然而聪明透顶的童贯却已觉察出,太皇太后高氏毕竟年已垂暮,她老人家过世之后,没有人能取代向太后的地位,这才信心满满地安慰翺楚。

翺楚欣慰地眨了一下眼,说道:“这就好,本宫可以含笑上路,陪伴先皇帝去了!”

一代皇帝仙逝驾崩,最忙乱也是最紧张的人,莫过于当朝宰相,不过他忙乱的不是朝政,而是山陵大事;他紧张的是山陵之事决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否则就是对先皇帝的大不敬,就是重罪。按照宋朝的规矩,皇帝驾崩后,山陵使必须由当时的首相担任,这在前几部书里都有过交代。山陵使是皇帝丧事的总负责人,除了这个角色之外,还要有相当一批官员介入凶丧大礼,都需要由宰相通盘考虑:负责全套儿礼仪的总管称为礼仪使,负责全部仪仗的叫仪仗使,负责仪仗之外一应器具的叫卤簿使,负责运载灵柩的叫押解使,负责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保证灵柩顺利运载的叫桥道顿递使。除了这些专使,还必须有一位通盘协调的笏奏官。可别小看这个笏奏官,要保证一直到安葬不出任何纰漏,全在此人身上,所以这个角色第一必须是宰相的亲信,第二必须是性格极其谨慎、协调能力极强的人。宋朝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皇帝丧事完毕,宰相通常要退位,掌笏奏官却往往能越级高升。

政事堂里,白发苍苍的老丞相王珪一只胳膊拄在案上,干枯的手指机械地揉动着两个太阳穴,看得出他在绞尽脑汁,安排山陵之事。几个专使很好确定:礼仪使通常由判太常寺长官担任,如今陈荐在太常寺,让他担任礼仪使,没什么话说。仪仗使历来出自御史台,御史中丞刘摯正当年富力强,也没什么问题;桥道顿递使从开封府出,卤簿使从翰林院出,那么谁最适合担任笏奏官呢?

王珪把在朝大小官员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一个平时不怎么讲话的小官浮现在眼前。此人做事精细,又是个不得志的老臣,混了大半辈子,连他的学生蔡确都不肯对他稍加提拔,这个好人,还是老夫来做吧。他抬起头,吩咐侍立在旁的孟在:

“速去大理寺,把吴寺丞唤过来。”

“遵丞相命!”孟在答应了一声,大步出堂而去。说起这个孟在,也算是名门之后,他老祖是大宋朝初年从西蜀投降过来的孟昶,祖父则是孟玄喆。孟玄喆曾为大宋朝南征北讨立下过很大功劳,晚年厌弃汴京的喧嚣,请求到河北去养老,太宗皇帝特地在大名府赐给他一座大宅院,于是孟家自那时起,就算是河北大名人了。孟家自打到了中原,人丁就不大兴旺,到他孟在,一直是独子单传,如今依然如故,膝下只有一个儿子,



取名忠厚。此外还有两个女儿，老大叫忠贞，今年十六，很快就要出嫁了；老二叫忠慧，今年才九岁。两个女孩儿家，为什么取这么老成的名字呢？原来孟在心里，还是拿她们当男孩子养，不但按照家谱的排序为两个女儿取名，还从小教她们读书认字，希望她们知书达理，至于女红针黹之类，反倒放在很次要的位置上了。小忠厚颇有父祖家风，为人忠厚。他认为姐姐忠贞性情飘逸，不像妹妹忠慧老成安稳，所以打心底更喜欢这个小妹。看官切莫以为我在这里瞎啰嗦说闲话，这段文字，务请您牢牢记挂在心，因为这几句话引出的许多故事，会一直延续到第七部《高宗南渡》，这些故事又将成为贯穿北宋和南宋几十年的一条至关重要甚至是改变大宋朝根基的主线。

一刻多钟后，孟在带着大理寺丞吴处厚走进政事堂。吴处厚看上去五十冒头儿，个子不高，身材也不胖，直到孟在禀报过王珪，他才低头施礼：“参见丞相大人！”说的是一口很浓重的福建话。

“吴寺丞，坐吧。”王珪十分和蔼地说。直到吴处厚扭捏局促地在他侧旁坐定，才又开口：“老夫终日忙乱，算来竟有两三年没与寺丞单独说话了。”据王珪的记忆，早在元丰四年时，他曾让吴处厚到过西北一趟，此后依稀记得是在元丰六年，吴处厚请求王珪帮忙提拔。王珪本欲将他安排个馆职，又被蔡确横加拦阻，害得此人在大理寺丞的位置上一直蹉跎到今天。

吴处厚连忙答礼：“丞相大人日夜操劳国事如恐不及，怎么可以让沙砾般小臣绊住手脚？下官倒是经常望见丞相大人的玉山桂影，每每远瞻，肃然起敬。”

这话听起来让人透心儿的舒服，不过王珪心里事儿太多，没时间体会这些，直入话题说道：

“吴寺丞，本相今天唤你来，是想让你做件繁难的事。”

“但凭丞相大人吩咐。下官能给丞相为犬为马，万分荣幸！”吴处厚心里很激动，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终于要枯木逢春了。

“按祖宗礼制，本相担任山陵使责无旁贷，仪礼、卤簿等使，本相都已安排妥了，剩下掌笈注一个苦差，就请吴寺丞担当起来，如何？”

吴处厚听罢，一颗心差点儿蹦出来，因为他太明白这个差事的分量了：

“谢丞相大人信赖！下官现在就向大人立下生死状，若有丝毫闪失，情愿割下微贱头颅！从现在起，大人只需传个钧旨，下官必能令大人满意！”

王珪露出微笑说道：“本相想起几年前派你到延州，事情办得滴水不漏。从那时起，本相便有意举荐你，可惜有人作梗，本相也无计可施。”

王珪说的“有人作梗”，深深地刺痛了吴处厚，对蔡确的恼恨直冲脑门儿，但他没有一丝的显露，躬身答道：

“是下官无能，下官无能。”



王珪还想说什么,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被细心的孟在看在眼里,急切问道:“老丞相怎么了?”

王珪很快缓过来,轻轻挥了下手:“没什么!”见吴处厚告辞出了都堂,他闭了会儿眼,又吩咐孟在道:

“知会太常寺陈荐、御史台刘摯、翰林院蒲宗孟,开封知府蔡京,半个时辰后都到这里来。”

“下官看老丞相脸色不太好,老丞相不要命了?”

王珪朝他翻了翻眼皮:“山陵大事,能等吗?”

由于还在丧期内,太皇太后高氏召集大臣议事,仍选在内东门小殿。由于过度操劳,王珪真的病倒了,所以没能前来,其余中书、门下两省大臣蔡确、章惇、张璪等先后来到殿前。老黄门甘昭吉一步不离地伺候在殿门外,不停地吩咐另一个叫郝随的黄门一会儿端茶一会儿跑腿儿。郝随年纪也不小了,前些年一直贬在广南路做监军,宋用臣贬出内廷后他才被召回来,可惜太皇太后高氏只准他做些洒扫宣召之类的杂物,最要命的是,太皇太后至今没有给他任何名分。宋朝的内内侍省黄门,高品的有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侍高班、内侍黄门。这些高官郝随当然不敢覬觐,可总该给个勾当官什么的低职吧?现在这种不尴不尬的地位,实在让他难受,又不敢对高氏说。

“邦家不幸,有劳各位大人鞠躬尽瘁,本宫甚为歉疚。前几天各位大人议定先皇帝庙号神宗,陵为永裕陵,本宫完全赞成,已吩咐太常寺照此颁告天下了。务请各位大人继续畅所欲言,当下急务,以何为先?”高氏的语调儿略带悲哀,又不显得过分。

副相张璪躬身秉笏,率先答道:

“先皇帝驾鹤西归,攀髯之期已过。臣以为朝廷当下最先之务,就是遵照先皇帝遗愿,定下太皇太后垂帘之制。名分既正,才能辅佐圣躬,共度时艰!”

按照规矩,应该是门下侍郎蔡确先开口,他是仅次于首相王珪的中书侍郎嘛。新朝头一次群臣议事,怎么也轮不到他张璪拔头筹。张璪并不是不明白这个理儿,之所以故意抢在蔡确前头说话,一是报复蔡确借元丰改官制耍弄了他一把,二是向蔡确示威:如今是太皇太后听政了,这老太太对你并不欣赏,你别再拿着自己当大头儿蒜了,谁哭谁笑,咱们慢慢走着瞧吧!

聪明透顶的蔡确岂能看不透张璪这小心眼儿?他很清楚,在高氏心目中,王珪和张璪是一派,他蔡确和章惇属于另一派,而她对王珪的信任,的确大大高过其他人。不过蔡确一向认为,凭着自己的超人智术,撂倒老王珪根本不是什么难事,王珪一倒,看你张璪还有多大能耐。待会儿该施什么样的法术,此刻蔡某已经心中有数了。用不着和张璪置气,先说几句不咸不淡的吧:



“启禀太皇太后,臣记得仁宗皇帝少年即位,章献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为尽孝道,特命大臣议定刘太后生日为长宁节。如今太皇太后年事不浅,还要日理万机,为国操劳,更令百官万民感激涕零。臣以为理当遵守先制,把懿辰定为国之佳节。”

高氏淡淡地笑了笑,说道:“这算什么当务之急?本宫现在顾不上想这些琐事,还是缓议吧。”

“臣恰恰以为此事乃是最先之急务!”蔡确紧紧接上道,“古语云:名正则言顺。正如张参政所说,名分要先正,朝廷诸事才能自然和谐。”说罢看了看张璪,似乎在说:论拍马屁,你还得跟着蔡某学上半辈子呢。他本想章惇能顺着他的话题说开去,谁知章惇耷拉着眼皮,对此议毫无兴趣。蔡确只得把话头儿重新捡回:

“此事臣已经想了好几天。《易》经中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故臣以为,此节当称为‘坤成节’最切,不知太皇太后和各位大人意下如何?”

话音没落,甘昭吉快步进殿,将一封书信交给了高氏。蔡确心里动了一下:如果不是特别紧要的信件,甘昭吉是不敢贸然进殿的,这信究竟是谁呈进来的呢?

高氏把信拆开看了几眼,低声问:“到汴京了?”

“嗯。”

“知道了。下去吧!”

甘昭吉弓着腰,碎步出殿。

“太皇太后,就这样定下吧,无须再议了!”蔡确替高氏定了调儿,接着又道,“只是皇帝陛下的诞节有些节外生枝,臣已经征询过礼部和太常寺,他们共同拟定陛下的诞节叫兴龙节,本来没什么异议,可礼部尚书韩忠彦对臣说,皇帝陛下的圣诞日在十二月的初七,僖祖的忌日也恰恰在这一天,犯了庙讳。臣以为此事还须太皇太后独断才是。”

僖祖是谁呢?这话说起来就远了,此人是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的高祖。当年赵匡胤当了皇帝,按礼法要追封四代祖,于是赵匡胤兄弟的高祖赵朶追封为僖祖,曾祖赵珣追封为顺祖,祖父赵敬追封为翼祖,父亲赵弘殷追封为宣祖。赵煦是大宋朝第七代皇帝,算来僖祖已经是他的前十辈老祖,尽管年代久远,忌日也得避讳,这是皇家的规矩。

“蔡大人的意思呢?”高氏问蔡确。

“按照就后不逾前的旧制,臣以为应该将圣诞之节向后延伸一天,定在十二月八日。”

高氏边听边点头,十分赞赏蔡确的精细。这个人哪,脑瓜子太够用了,这样的人,想让他在一个六十岁老太太和一个九岁孩子面前忠贞不二,几乎不可能啊。她看了看另外几人,问道:“各位大人以为如何?如果没有异议,就照蔡侍郎的意见定下来。”



蔡确来了精神,接着又道:“先皇帝升仙已经数日,应该命人尽快启程到辽国报哀,以免失了邻欢之礼。”

“蔡侍郎提醒得是。”高氏立即应允,“依蔡侍郎的意见,派谁去更稳妥?”

蔡确听罢一阵欣喜,他认为刚才那个“坤成节”和“兴龙节”的节目演得很成功,老太太既然没反对给她定诞节,就说明蔡某的话说到她心眼里了。至于派谁到契丹告哀,他根本就没考虑过,随口答道:

“左司郎中满中行颇善齿牙,臣以为此人可遣。”

高氏点头道:“就按蔡侍郎所言。请蔡大人叮嘱满中行,今后两国之间一切往来,皆按章献太后垂帘之礼。”

“臣,尊懿旨!”蔡确恭恭敬敬地施了一揖。

眼见得蔡确占了上风,张璪着实憋了口气,可 he 不想就此服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如今老王珪卧病在家,做不了山陵使了,何不在太皇太后面前提出此事,把这个倒霉的差事压到蔡确身上,让他彻底滚出朝廷外边儿凉快去!于是冲口言道:

“太皇太后!如今王丞相病得不轻,臣以为应当另派山陵使,绝不可让先皇帝在殡太久啊!”

蔡确听罢,不但没有恼怒,反而大为高兴,因为他正愁没人提起王珪的事儿呢。刚才说到他待会儿有法术要施,就是想在王珪身上打主意。高氏不动声色,淡淡说道:

“张大人接着说。”

张璪朝高氏深揖,说道:“此等大事,臣恭请太皇太后懿旨!”

蔡确微笑一声,明白自己该开口了:

“启奏太皇太后殿下,臣也正要说及此事。就在数日之前先皇弥留之际,王珪大人还在上蹿下跳,预谋拥立昌王,以固其位。若不是臣和章惇大人极力阻止,先皇帝的遗愿早就成了泡影,那时候王珪打算置太皇太后于何地,真是不堪设想!王珪见此计不成,生怕臣等责难而无地自容,故而装病在家,以避斧钺之诛。更有不可恕者,他竟敢置先皇帝山陵大事于儿戏之间,这样的宰相,还怎么表率百官?臣请太皇太后先治王珪不忠之罪,以谢天下!”

蔡确这一招儿的确非常狠毒。谁都明白,新帝即位,最最忌讳、最最无法容忍的就是觊觎他皇位的人。新皇帝赵煦年纪虽小,还不太懂得利害,可他身边的大臣都是老辣无比的,都可以借此事诛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位。张璪哪里知道,这仅仅是蔡确抛出的第一支毒箭,射的是老宰相王珪,他还有更毒的箭握在手里,今天抛不抛,要看张璪表现如何。

本以为可以置蔡确于死地的张璪,转瞬间处在劣势,不得不向蔡确再次发起进攻,于是冷冷笑道:



“忠奸大事，蔡侍郎务必要言出于衷。王丞相一辈子忠心耿耿，乃至被小人们称为‘三旨宰相’。如此忠厚老臣，绝不可能与太皇太后离心离德！下官斗胆问一句：蔡侍郎说王丞相预谋拥立昌王，何人为证？”

什么叫“三旨宰相”呢？原来王珪在朝，从参政直做到首相一十四年，一向明哲保身，很少特立独行，百官见他上殿进呈便说“取圣旨”，皇帝批复后不管同意不同意，一概称“领圣旨”，退下后面对百官，每次都用“已得圣旨”四个字交代下属，所以删繁就简取了这么个外号儿。张璪的意思是，像王珪这样的人，不可能耍什么花样，一肚子坏水儿的，只能是蔡确和章惇。

蔡确瞟了张璪一眼，说道：“开封府尹蔡京深知其情，吏部员外郎邢恕更是亲耳从昌王府上听到此话，他两个人皆可作证。”接着又话里有话地补充道：“本相记得，张大人对此事也略知一二啊。怎么，如今陛下大位已定，太皇太后即日临轩，张大人没胆量承认了吧？”

“各位大人且不要争，本宫自有主张。”高氏适时地将话头截住。这个平日里不言不语的老太太，就有这个本事。

“太皇太后这是何意？”一直没说话的知枢密院章惇终于开口了。此人嗓门儿本来就大，此时又带着气，更显出一副蛮横之态，“臣以为拥立帝王乃至大至重之事，谁个忠谁个奸，必须要有个说法才是！”

高氏依旧保持着镇定，但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她的衣袖时不时会微微颤抖几下。

“章大人想让本宫如何了断？”

章惇愣愣地瞅着高氏，冲口说道：“王珪心存异志，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谁想护他也护不得了。倒是这位张璪大人，一味追随奸相，到如今还敢与蔡侍郎胡搅蛮缠，真乃恬不知耻！臣请太皇太后问问张参政，他究竟知不知道王珪的奸谋？”

高氏左手攥住右腕，越攥越紧，显然是在努力控制内心的紧张。她毕竟是个女人，她更明白，此刻在座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为她捧出一颗定心丸。这几个人，凶的狡的都占全了。拿到桌面上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万分忠诚，脑袋里头装的，全是害人利己的诡计。她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些什么货色，却还必须得顺着他们的话头儿往下走：

“张参政，王丞相真有过拥立昌王之心吗？”

“臣不知！”张璪回答得干脆利落。

“你知道蔡侍郎和章参政一直在努力稳定大局吗？”高氏这句话给张璪留出很大余地，可惜张璪没能领会。

“臣不知！”

“嗯。”高氏停顿片刻，“昌王一向稳重老成，怎么可能有不臣之想？”



“臣不知！”张璪的头脑已经昏乱了。

“哈哈哈哈，好个一问三不知！”章惇突然大笑起来。这一笑才把张璪笑醒，也斜着两眼，厉声质问道：

“章惇，太皇太后面前，你居然如此放肆！你知罪吗？”

高氏的左手已经从右腕上拿开，她稳住了情绪，不紧不慢地说道：

“列位大人的心意，本宫十分感激。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总不能今天就给王丞相定罪吧？本宫定会弄清虚实，给蔡侍郎和章参政一个答复。山陵使的事，也容本宫再思量思量。本宫今天最想对各位大人说的是：皇上新登大宝，朝廷诸事纷纭，务请各位恪尽职守，一切以朝廷大局为重，同心同德，共济时艰。等到局面稳定了，有什么问题再坐下来商议，没有解决不了的。至于人事方面，务请各位大人安心理政，本宫必会遵照先皇帝遗制，暂时不作任何的更迭。”

这话听起来索然无味，然而这正是太皇太后的极聪明之处。至于“暂时”到什么时候，那就要她说了算。

“太皇太后圣明！”蔡确率先逢迎，“对于朝政安排，不知太皇太后还有什么懿旨？臣等坚决奉行！”

“新朝要有新气象，本宫以为，自从熙宁变法以来，好像人人都憋着一肚皮话要说。既然有话要说，那就索性让百官都把话说出来。蔡侍郎，本宫想请你草拟一份广开言路的圣命，张榜于朝堂，你看如何？”

“臣谨遵懿旨！”蔡确双手前拱，显得十分诚恳。

“时辰也不早了，各位大人也累了吧？”高氏委婉地请宰辅们离殿。她很疲倦，但更累的是那颗憔悴的心：她不想让自己的亲儿子昌王仲糾背负妄想夺嫡的恶名，还想弄清蔡确、章惇为什么死死咬住此事不放。不知过了多久，她才感到腰又酸又痛。

“甘昭吉！”

“微臣在，微臣在！”甘昭吉应声跑进来。

“扶本宫回宝慈宫。”

甘昭吉搀扶着高氏往前走，郝随赶忙凑趣，也走到高氏身旁想来扶掖，却被高氏冷冷地止住：

“再把小殿好好洒扫洒扫，本宫才几天没到这里来，就脏成这个样子了！”

郝随被噎了个倒憋气，眼睁睁看着高氏渐行渐远，朝地上啐了一大口唾沫，恶狠狠地瞪着高氏和甘昭吉的背影：

“啊——呸！”